



第177期 · 2026年7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 如何在佛經探奧索隱



青楓：大和尚，你應智度會弘法慈善基金會之邀，在理工大學開了一個講座，題目就是「如何在佛經探奧索隱」，這話題真大，相信廣大佛教徒對這話題也深感興趣，你怎麼會想到這話題？

修智：這話題的確可以很大，但也可以一點一滴地去談。我平日看佛經，也常接觸到一些自己也感疑惑的內容，我在想，是自己理解錯誤還是文字上出現了偏差而引起誤解？我自己既有這個想法，相信不少信眾看佛經時也同樣會有這問題出現，所以我才有「如何在佛經探奧索隱」這個話題的浮現。

青楓：你這個講座，你一口氣講上兩小時又三十分，內容豐富，甚至可以說令我「眼界大開」，舉一個例子，我們常唸的那句佛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一向以來，我們似乎都讀錯了，——讀錯「是諸佛教」四字，甚麼是「諸佛教」？不就是各種佛教嗎？原來不是這樣理解，你說應該是指「諸佛所教」。這一來兩者便不同了，原來我們一直以來都理解錯了。

修智：情形就是這樣，我們中國文字很喜歡用四個字去組織，這比較簡潔，就因為這樣簡潔、洗練，往往就容易出現誤念誤解。

青楓：你在講座上提出了不少例子，都很有趣味的，大家亦獲益良多，難怪有聽眾在講座後表示，好些內容在過去都沒有聽



過，如果今後能多聽到這些便好啦！大和尚，我個人亦很想聽到你這方面的講述，會多辦幾場嗎？

修智：那隨緣吧！能與大眾一起切磋研究也是可以的。

青楓：講經、聽經，這些都是口傳而不是文字的記載，很多時候也自然會聽錯，譬如你在講座上也提到「水老鶴」這三字，看到有些佛經說「不見水老鶴」，真有點「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何謂「水老鶴」？原來是音誤了！——水老鶴，可能是「水潦涸」，潦，即是「滯」，積義；而涸，是乾涸。把這糾正過來之後才能真正理解。雖然這與原句「不見生滅法」尚有差距，但仍有個譜吧！所以你講這「探奧索隱」便很有意思。

修智：阿難尊者結集佛經時的原句「不見生滅法」，經數十年後居然演變為「不見水老鶴」或「不見水潦涸」。況且我們所接觸到的經文，由天竺印度直接或間接經西域傳入中國，再由雕刻大藏經時的「手民之誤」，或朝廷的「避諱」，或歷朝祖師的「更改」，所以我們讀誦佛經時，要如理思惟啊！

青楓：在這兩個多小時講座裡，大和尚講了不少佛道理，而且簡潔扼要，亦即俗語所說的「不囉嗦」。譬如你說：「我們經常談論佛法，但大家可知道佛法是甚麼呢？佛法其實是很簡單的，佛法就是一

個「藥」字。佛法是藥，我們大家則是對治下藥。

修智：對治下藥很重要呀，不要藥石亂投。亂投的話，沒有病也都演變為「有病」！

青楓：俗語批評的「病急亂投藥」也同樣是這意思。大和尚，你在講座裡談及的兩個問題，讓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你說：「在《五苦章句經》中，佛說：『以海水磨墨，斫樹為筆，寫吾所知為經卷，海水竭盡，樹枝為索，吾經不盡。』」我們可以將「佛說」廣義的解作「智者覺者所說」。故此，所有正確的人生道理，我們都可接受。因此，我們看到老子、莊子所說的話，其中有不少都很有道理的，我們要虛心接受。二、至於你講到《心經》咒語有關此岸彼岸，船到彼岸了，為何還戀棧在船上？不是應該及時上岸嗎？從另一方面說，如果不上岸又如何？則可行菩薩道，你撐着這艘船在苦海裡來回接載度眾生從此岸到彼岸。這當然很好，但有一點是很重要，這先得做好自己，自己有了充實本領才能幫助別人。

修智：所以，這是我經常強調的，就是先充實好自己，度眾生當然很好，但先要做好自己，《百喻經》裡有一個故事，一位長者看到棟樓三樓美倫美奐，很喜歡，請工匠建築，工匠從地基做起，要規測地基，進而起一樓、二樓，然後把第三



層做出來了。但那長者卻說：「你們搞甚麼的？我祇是要三樓呀！」這故事很「傻瓜」是不是？不把地基、一樓、二樓結實地做起來，如何可做第三樓？所以，我們做任何事都是這樣，先要好好地從基本充實自己。

青楓：這很重要，這個「空中樓閣」故事對我們有不少啟發，我個人對南傳、北傳的看法也是這樣。北傳講行菩薩道，度眾生，南傳則是修好自己，我們一下子便

去「行大道」可以嗎？有不少民間的智慧都是很好的。上述情形等於說「未識行便學人跑」，可以嗎？所以，大和尚你在講座上一再強調先做好自己便很有意思，真的很多謝你這一場講座。

修智：所以我們應該從好的人品人格做起，進而學菩薩道。我們尚是小學生水平，應該逐步由小學、中學，而大學，才研究作博士論文，不可在小學就作論文吧！

這個講座，好！

今年七月四日，智度會弘法慈善基金邀請了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開壇，來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講座——

如何在佛經探奧索隱

講座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這天適逢暴雨襲港，幸好「不成氣候」，講座如期舉行，百多位聽眾入座。

如果我用「津津有味」來形容這次講座氣氛，相信也不為過的，兩小時又三十分的整個過程暢順，這都很感激智度會這個慈善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在副秘書長李德慧的帶領下，一班同事、義工，工作認真、細緻，台上台下照顧周到。

會長陳家寶醫生一早抵場，其他幾位董事亦如是，包括副會長吳兆標先生、會董胡國基先生以及另一位會董李兆華醫生，大家興緻甚好，講座過後，仍有不少話題想分享的，於是晚宴時最忙碌的倒是大家的「口」了，一邊吃、一邊忙着交談。用樂也融融來形容這一次活動，很恰當。



智度會弘法慈善基金
JH Dharma Propagation Charity Foundation



(左起) 副秘書長李德慧女士、會董胡國基先生、會長陳家寶醫生、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陳青楓先生、副會長吳兆標先生、會董李兆華醫生。大家講座後合照，一派愉悅，好！

佛語 (三十二)

靜下來

有一位信眾說：「我喜歡坐禪，但每次打坐總是心不能定，如何是好？」，我曰：「問題簡單，你放下就是！放下甚麼呢？——放下那胡思亂想也！」

《壇經》裡說：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首先我們看一個詞語——凡愚，不必想太多，所謂「凡愚」者，指普通人，即是說「一般人」而已。下方幾句是主旨，但也簡單易明，不是「高深」到「摸不着頭腦」！它告訴我們，禪坐是把煩惱拋開，不要「自尋煩惱」也同時靜下來，即是把心靜下來，「靜」不同所謂「寂寞」啊。

「自性」

上文談「禪座」，談到一個「靜」字，其實我們修道學佛之類：重要係在一個「靜」字。內心不靜則甚麼也學不好。

《壇經》裡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此段「佛語言」較多，也許今天讀來有點「艱辛」。撇開所謂「文字障」，看其內容也還是容易明其所以。

文中說「學道」，此「道」指佛法。全段文重點還是在於第一段的「自性觀」三字。它告訴我們，學佛重要的自性，不是向外求。惠能大師，《壇經》的核心價值，也正是指出——「自性」，坐禪，向自己內心求取，不是外求。

「分別心」

《壇經》裡有一句話，經常被引用，那是——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首先我們得說清楚，說「下下人有上上智」，不等於說「上上人」便沒有上智，它實際上以此指平等而言，即是說，人的智慧都是平等的！沒有因為你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區別。——這是我們的現代語，儘管是相隔千年的語言、道理還是一樣的。

此語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悟」：其實世間上很多物事（或者說人與事吧）都是平等的，不要有「分別心」。佛教文化內有個很大長處，是教導我們不要有「分別心」。

明心見性

《壇經》說：

「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讓我們着眼在「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這一句。

是否「成佛道」，看我們對「佛道」兩字理解的所謂深淺如何，但也不必太着意兩字，着意的是「見性」。所謂見性，是指「見心性」。心性者何？——明心見性是也。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心境澄明，這是我們修心養性的宗旨。

——祝大家心身康健，輕安自在！

「躺平」？



前些日子，我在畫展場上放上這幅畫，有好些畫友看後說：「這是『躺平』啊！」我這畫畫題是「卻道天涼好個秋」，是辛棄疾詩句，很多人都曉得的，所以也不用說明是辛棄疾的，借用就是了！

很有趣，我這幅畫是三十年前畫的，一直放在櫃內，近日才「出土」，看看還算不錯，也就首次放展了，而寫這畫時還未有「躺平」這句潮語，如果今天繪畫，也許真會用上「躺平」兩字作畫題。

其實，「躺平」在我個人看法有「正負」兩面，負的，是我們都視之為放軟手腳，不思進取；「正面」呢？我會視「躺平」為「無為而治」。對一些人與事，不要太緊張、太執着，「躺平」一下便好！



香港青銅大佛在南京造

· 黃常倫 ·

(原刊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內明》第二一二期)

一九八八年的十月八日，這是一個萬田碧空、秋高氣爽的日子。這一天下午，有專程來南京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香港寶蓮寺方丈聖一法師等二十餘人，在南京晨光機器廠舉行了「天壇大佛」佛首澆注洒淨儀式，並向熔融的銅液中投放了黃金。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江蘇省佛教協會駐寧負責人雪煩、圓湛、茗山等老法師及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南京佛教界人士百餘人參加了法事活動。當地政府有關領導也參加了觀禮。

一、 世界上最高的青銅大佛

由香港「寶蓮寺籌建天壇大佛委員會」發起籌建的這尊釋迦牟尼青銅大佛，不久將屹立在海拔四百八十二點二米高的香港大嶼山木魚峯的紫金蓮上。這坐形如木魚的小山峯，佔地六千五百六十七平方米。佛像基座佔地面積二千二百三十九平方米，直徑五十三點四米。坐像高二十六點四米，蓮花座高七點五五米，總高度三十三點九五米，相當於九層樓房的高度。由於大佛基座是仿照北京天壇的環丘設計建造，因而也稱「香港天壇大佛」。



宏偉高大的天壇大佛，將座落在由二十片銅花瓣構成的蓮花座上，從木魚山腳踏上二百六十級石階，即達蓮花座下的天壇底座，壇內有螺旋形階級及自然回旋通風設計。底座分功德堂、展覽廳、紀念堂三層。設計家們之所以採用青銅鑄造，除因青銅持久耐用、古樸素雅，以爐火千錘百煉而成，外型優美細緻外，更重要的是青銅藝術源於石器時代的古典藝術精粹，在世界藝術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使大佛象徵着和平與生命力，讓佛的光輝如青銅永恒不變。

大佛的宏偉程度，是世界上現有青銅佛像中無與倫比的。我國西藏日喀則城西的札什倫布寺的強巴佛，曾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銅大佛，始建於一九一四年，歷時四年建成。強巴佛身高二十二點四米，基座高三點八米，總高二十六點二米。耳長二點八米，肩寬十一米半，手指頭比一個正常人的腰圍還粗，其錦緞罩衣可

以覆蓋幾節火車箱，但現在的「香港天壇大佛」，無論在高度上、質量上、建造安裝速度上都將超過西藏的強巴銅佛。第一年，南京晨光機器廠就燒鑄了一百四十片，完成了總燒鑄任務的百分之五十。

建造「香港天壇大佛」的工藝難度遠大於美國的自由女神。世界著名的美國自由女神像，其表面是用二至五毫米厚的青銅薄葉鉚接而成，而「香港天壇大佛」的表面積為一千四百平方米，分為二百二十塊銅片焊接而成。每塊銅片的厚度為十至二十毫米，最少重一噸，臉部面積最大，含眼、耳、鼻、嘴等部份，長五米、寬五米，重量大於六噸，佛像總重量達二百五十噸。整個佛像分塊片裝，每塊銅壁板全用主鋼架、輔助支架支撐。為考慮各種自因素影響所產生的冷縮熱脹及重量偏差，每塊銅片的駁位空間都必須經過精密計算，絲毫不差，才能確保佛像的持久性。



二、四面八方 同心協力造大佛

「香港天壇大佛」全部工程費用，大約需要六千萬港元。大部份費用由香港佛教界人士捐助。中國佛教協會知道信息後，立即成立了隨喜功德委員會，趙樸初會長任主任，全國各名山道場長老及佛教界著名人士任委員。隨喜功德委員會成立後，全國各地佛教徒都積極支持這一近代佛教史上的盛事。江蘇省佛教界立即響應號召，在蘇州召開了江蘇省佛教協會正副會長、秘書長會議。一致認為：「香港是我國領土的一部份，香港的事就是我們自己的事……」。蘇州的西園戒幢律寺、寒山寺、靈岩山寺，當時雖然修繕任務十分繁重，也都積極捐款，各捐人民幣五萬元。一周之內，全省各名剎古寺及佛教信徒共捐三十萬元。其中，茗山法師個人捐獻了五千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國佛教界捐款總額達人民幣一百三十多萬元。

「香港天壇大佛」會有英、日、意等國相繼競爭承攬這項工程。日本人提出，要求大佛面向東京，且三年的門票收入歸他們。籌建大佛委員會的法師經過認真研究，認為製作大佛的工程只能在國內招標。法師們說，中國的土地中國的山，中國的和尚中國的廟，這尊植根於中國土壤的「世界之最」的大佛，應該由我們中國人自己造。最後，由我國航天工業部中標承辦了這一任務。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雙方在香港簽訂了合同協議。

中國航天工業部，是世界上知名的中國高科技工業部門，擁有雄厚的技術實力和先進設備，曾成功地發射多枚有貢獻的人造衛星，現在又學歐美一些國家承包了發射人造衛星和返回衛星任務。因此，香港佛教界把鑄造「天壇大佛」任務交給他們是可以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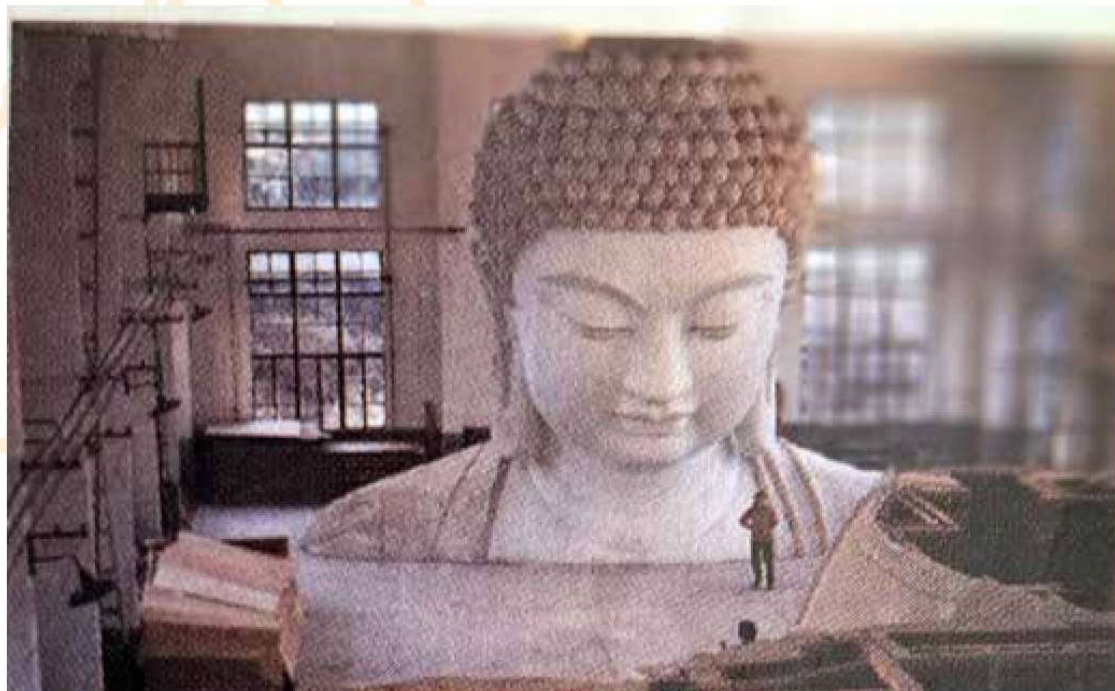
當然，承接大佛製造工程的南京晨光機器廠，雖然實力雄厚，設備先進，但承造大佛的任務還是第一回，困難是很多。不過，他們克服了。

在一個很大的車間里，有一尊高六點七九米的石膏像，是由廣州美術學院侯瑾輝女士為主塑造的，比例為一比五，是未來香港大佛的五分之一。這尊體積很大石膏模像，汽車裝不下，火車、飛機不能運，只能求助於海運。廣州海運局特意調來了一艘三千噸貨輪，讓大佛單獨佔一個二層艙。船上，按規定是不能

用電焊的，但船長破例讓艙面動用電焊明火，把支撐大佛模型的網筋骨架牢牢焊在甲板上。那些日子，又遇上了千載難逢的好天氣，天空晴朗，海上風平浪靜。因而，使一尊怕碰、怕濕、怕沖撞的石膏像安全無損地運抵了南京。

這尊大佛，既是未來香港的重要象徵之一，又是我國工藝水平的重要標誌，工程技術員決心以精湛的工藝為祖國爭光。在廣州藝術學員、北京建築藝術雕塑廠和北京測量所的密切配合下，克服了重重困難，迅速進行佛像外形分塊設計、內在結構設計、風洞實驗、焊接研究、着色研究、防腐蝕研究和工房改造等任務。為了盡善盡美地製造好這尊大銅佛，他們對石膏模像進行了立體測繪，並經電子計算機作了技術處理，發現佛像臉部兩邊不對稱，左邊瘦，右邊胖，相差一百八十毫米。徵得港方同意後，製作人員利用現代技術設備，給佛的面部仔細「整形」，使他更加完美了。為了使放大模像準確無誤，他們將石膏模像的表面分成了若干個網狀方塊，按順序編號碼，共分為二百二十個方塊。工程技術人員，在航天工業部部長李緒鄂、副部長程連昌的親自指揮下，一邊抓緊攻克各道難關，一邊抓緊放大模樣。

在製模車間裡，只聽見叮叮噹噹地响着，他們在釘製木箱，塑造陽模。不到半年工夫，車間里擺滿了一塊塊新造的石膏模型箱。塑造佛首時，他們改變了古老的製模工藝，用新的



方法取得一次成功，既縮短了工藝流程，又保證了佛像各部位的準確程度。大佛面部面積有四十二平方米，僅大佛的鼻子的長度和寬度，就相當於一個人的身高和身寬，但放樣精度一絲不苟。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在晨光機器廠提前召開了佛首定型會議。為不礙觀瞻，免在大佛上裝避雷針，他們決定採取讓大佛直接與地面接觸，避免雷擊的方案，並進行了雷擊實驗。又考慮到香港的地基承受力，他們盡力減輕原來預計二百五十噸重的大佛重量，估計完成後的大佛總重量只有一百五十噸左右。

三、世界上最美的大佛

香港寶蓮寺僧人，從一九七二年起開始構思。為了把這尊世界最大的露天青銅大佛，塑造成世界最美的大佛，負責造型創作設計的寶蓮寺籌建大佛宣傳幹事宏勳法師，多年前曾遊歷世界各地，考察了佛教發源地——印度，對各種各樣的「金身」進行仔細研究，大如身體骨架，舉止姿態，小到手指彎度，袈裟布紋，都拍出照片備考。後來，設計出來的「天壇大佛」果然融百家之長，造像莊嚴安祥。他面帶慈笑，蓮花眼垂視眾生，右手舉起，施無畏印，代表拔除痛苦；左手平攤膝上，顯與願印，寓意施予快樂，祝福天下善男信女。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看了晨光機器廠塑出的大佛石膏像後，讚不絕口，筆者親自聽他對各方人士說：「我跑遍世界各國，看了很多佛像，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高大，這麼莊嚴美好的佛像，我提不出任何不足之處，雖然不敢說『絕後』的，但可以說是空前的。我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滿意，還有百分之一留待你們鑄成銅像以後定。」負責造型創作設計的宏勳法師說：「開始我看了這兒的技術和設備，對造好這尊大佛覺得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現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用蘇東坡的詩來讚它：「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當他看到大佛石膏像後，直豎大姆指，稱讚晨光機器廠「運用傳統和現

代化的技術，完成了這一超越千古，光輝萬世的佛像藝術瑰寶基礎工程。」

結束語

這一次佛首臉面鑄造是整個鑄造工序最難的一關，它採取整塊鑄造的方案，單塊鑄銅板展開面積達四十二平方米，而厚度也有十三毫米。四十二平方米的大佛面部僅四十秒鐘就一次澆鑄完成，這是鑄造歷史上罕見的創舉。

據擔負大佛工程總設計的晨光機器廠副廠長、總工程師史庭惠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披露，經過這個廠八百多個日日夜夜的艱苦備戰，構成整個大佛佛體的二百零二塊壁板銅塊已全部完成，目前正進入預組裝階段。

今年下半年，這尊青銅大佛將登上香港大嶼山的蓮花寶座上。屆時，在香港降落的每一架飛機，在海上行駛的每一艘輪船，都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莊嚴法相。大佛，將成為香港穩定繁榮的標誌，並顯示出中國人民的自豪和驕傲。





人在山水

我喜歡在山水畫裡寫上一兩個「人仔」。

目的是甚麼呢？——帶點「人氣」吧！

人在山水間，把大自然的「氣」也串聯起來了，但不要喧賓奪主，不要把「人」放得太重，放在一個恰當地位便好，山與水還是一畫面的主角。

雲林子——倪雲林的山水畫，絕少有人的出現，曾經有人打趣說：「倪雲林認為，外族已入侵，此刻山河已無人！」是耶非耶？當是一份情緒宣洩來看便是。倪大師山水畫不畫人，那是他的另一種境界，那份空寂，教我們看着也感清涼澄澈，當然這是高手的大手筆，讓我們學習了。

偷得浮生半日「遊」

俗語說：「偷得浮生半日閒！」

這個「閒」字是清閒、閒逸，工作繁忙後而帶點「回氣」的意思，不過，如果我們難得地「偷得浮生半日閒」，我倒想介紹大家過一個充實的「半日閒」。

這就是到九龍半島「旺角」與「太子」交界的地段，看看那歷史回顧式的溫馨懷舊，如果你是香港本地人，這地方堪稱「懷舊」，假如你是遊客，無論是外地人，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這都是一個可遊可賞的地方。但你必須曉得此地段的「來龍去脈」，才會興起更大的遊賞趣味。本文就是向你作一點介紹。

首先，你從旺角這邊出發，你不僅看到所謂「女人街」，是三十年前熱鬧的購物攤檔之地，今天仍有，當然幾十年後的今天熱潮已過，但景

況依然，也算得是遊人的一個平民式的好去處。

「女人街」之後，你會看到一間接一間的舖店在賣「觀賞魚」，這就是俗名的「金魚街」，今天，「金魚街」已比前冷淡了，但也還是不失為「成行成市」，可以一看呀！

好，「金魚街」之後橫過馬路，不用十分鐘路程便來到聞名已久，活躍了大半個世紀(即是戰後便慢慢形成吧)，這就是花墟了。整整一條街都是賣花的，世界各地的受歡迎花種，甚至是奇花異草都可能在這裡找到。當你行到街的盡頭，再迴轉，在街的另一面同樣是花店，不過這一邊花店在品格上較有高雅特色，可以配合着一些陶瓷工藝品，很值得細看。

好！讓我補記一點 —— 在你行到花店街盡頭，未迴轉之前，你或者可以先看看三丈之遙便



是入口處的「雀仔街」，它在較高一點的位置，先看了這「雀仔街」再回返下來漫步有工藝品的這邊花店。

這「雀仔街」呀，真真正正的今非昔比了。它是上世紀(最少也三十年前吧)從旺角一條專賣玩賞鳥的橫街遷徙來的。開始時很熱鬧，是香港旅遊區的一個「打卡」熱點。今天呢？用七零八落來形容，已不是誇張而是寫實。

問一位仍在看檔的店主：「怎麼回事呢？是幾年前疫情的影響嗎？」

這位今天以賣雀仔飼料為主的店主說：「疫情影響固然是，但即使沒有這些禽流感的疫情，這條雀仔街也會沒落的！」

「原因呢？」

「原因？原因就是今天後生仔個個玩手機啦，年紀大的，今時今日老的老了，死的死了……重邊有人玩雀呀！」

是耶非耶，我不敢說，但今天門庭冷落卻是事實！

這「偷得浮生半日閒」的遊旺角，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客，一遊此區都頗有意思，你試試看！



互相「打卡」

在畫展場合，也許有一項「活動」是觀畫者察覺不到，祇是參展者互相之間一項樂也融融舉動，這是在作品前互相「打卡」！

——「打卡」者乃指拍照留念也！

這是彼此的欣賞，交流，學習切磋，——我真的看不起那種誇誇其談的讚美吹捧之詞。還好，這是極少數的個別現象，十之八九的參展者都在互相學習。除了欣賞作品中的優點(特別是個人的風格)，還

坦率地講出自己對其中一些是否可以「改進」的看法。

以下向大家介紹最近展場看到的兩幅畫友作品——

袁麗顏這幅四屏，精巧，筆觸細緻，清靜淡雅的氛圍，教觀者看得舒暢。寫「四屏」，除了合起來看有大氣之外，分拆開來可成四幅獨立的小品，袁麗顏畫友(圖左者)是做到了。

另一幅是畫友潘鳳美(圖中左者)的作品，她以三個西方著名石膏像作描畫對象。我特別拿出來介紹，除了她的嫺熟精繪外，重要一點是欣賞她的「人性化」，把冷冷的石膏像添加骨肉，均稱，帶出人氣的「暖暖色彩」，很有意思，難怪兩位同樣高手的畫友馮若城、潘淑珍「打卡」留念了。



互動

近幾年來，香港畫家聯會每年辦年展，期間都在展場上辦兩項活動，一是書畫的「即席揮毫」，另一是現場人物速寫。

兩項活動都大受歡迎，特別是現場人物速寫，繪畫者都是畫壇精英，被繪者「乖乖地」坐着，然後「喜孜孜」地拿到完成的作品。那份互相交感愉悅之情，令在場觀看者也大為感動。

我個人以為：畫壇作品展出的同時也辦上類似的活動，既是互動的雙贏局面，也是充分場地運用，很好！





人的承擔

看我們的方塊字，從象形象意去體會、領悟，那衍生出來的意義頗有意思，譬如今天說的這個「大」字。

我們經常說：「天大地大！」天地之大，人所共仰，這是大家都領悟到，原來在創字之時，前人也強調一點：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於是也有一句話說：「天大地大，人也大！」因此也把大強調出來了。所以這個「大」字把「人」寫上來，而且中間一「橫」，像甚麼？像一個人在從肩膀上承擔重量，這就是「擔當」呀，一個人有擔當，這才稱得上「大」。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而且這一來也讓我們體會到所謂「大」，也不僅僅是一個面積，也同時是一種力量也！難怪我們常聽到一個話法：「你呀，大人有大量，勿計較這麼多啦！」

小與多

既然我們談到一個「大」字，必然地聯繫到一個「小」。「小」字又為甚麼這樣寫呢？原本在甲骨文裡，「小」字是寫成三「點」的，三個小點不就等於「小」嗎？不過，慢慢地為了字型好看，中間撇長便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好，既想到「大」與「小」，也不妨再聯想開去。那個「多」字也很有趣，如果你從字型上看，兩個「夕」字疊在一起，夕陽祇有一個，兩個夕陽是不是真的多了？——這是隨意地看上去而聯想到的，不妨視之為自己的主觀！——主觀是自家的，不能作為客觀的看法，那是容易鬧笑話了。

我個人以為，以下這個觀點可能比較接近真實：這個「多」字不是兩個「夕」字的重疊，它實際是一個「月」字，（「月」即是「肉」），兩塊「肉」疊在一起便成多了。這是古代祭社之用。用兩塊肉去敬神敬祖，真是禮多呀！